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

毛 华 滨

[摘 要] 虽然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但他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属于旧唯物主义的范畴。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把直观看作哲学的工具、生活的原则，并从直观的观点出发把握感性世界和人，从而导致其唯物主义直观性的主要缺陷。这种直观性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费尔巴哈 直观 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16.36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费尔巴哈一直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受到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呢？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青年黑格尔派当中，费尔巴哈率先展开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结束了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长期统治，“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并且“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当作哲学的出发点，而实际的存在却成了第二性的；他揭露出“在黑格尔这里，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存在的整体性、绝对性被当成了宾词，所以作为独立存在的各个发展阶段只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只不过是作为一些影子、一些环节、一些以毒攻毒的点滴而继续存在于绝对阶段中。”（《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7页）在费尔巴哈看来，虽然黑格尔也主张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统一，但他所说的自然只具有客体的意义，即为主体所设定的意义，而不是实在的存在。与黑格尔相反，他认为：“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同上，第68页）

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费尔巴哈用人来取代上帝的地位，把上帝看作是人的对象化的产物。“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6页）同宗教的上帝一样，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本质上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费尔巴哈还认为宗教的本质在于人，“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就有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同上，第38页）因此，他说：“神学

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01页）在他看来，思辨哲学不过是思辨神学，而思辨神学不过是精致的普通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区别是，普通神学将神圣实体即上帝置于彼岸世界，而思辨神学将上帝现实化、确定化、实在化为绝对理念。“因此新哲学的认识原则和主题并不是自我，并不是绝对的亦即抽象的精神，简言之，并不是自为的理性，而是实在的和完整的人的实体。”（《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1页）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批判，他指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费尔巴哈对人的关注和强调成为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哲学的主题，宣布人是哲学的最高的本质。“新哲学将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用主体统摄客体、思维统一存在不同，费尔巴哈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奠定在其人本学基础之上。他认为，人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和主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同上，第181页）在人本学当中，费尔巴哈非常注重对人的本质的阐明，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与以往把人的理性看作人的本质不同，费尔巴哈把人的感性作为人的本质。这里的感性主要是指人的感官的欲望。他说：“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同上，第591页）费尔巴哈认为，人之有别于动物，并不在于理性，而在于人是世界上最感性的生物。在他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其出发点乃是理性、思维，而仅仅把人看作是抽象的存在，因此是无人身的理性。他写道：“人的存在只归功于感性。理性、精神只能创造著作，但不能创造人。”（同上，第213页）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同上，第169页）他说：“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性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同上）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显见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思想印迹，马克思正是借助费尔巴哈而走出黑格尔的。还是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确立的感性实在论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他指出，“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马克思，第4页）然而，不到一年，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属于旧唯物主义的范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呢？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和意见。

二

一般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因其具有形而上学性，而应把它归属于旧唯物主义。这种理解的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恩格斯曾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归属于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由于费尔巴哈没有能完成“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的任务，“他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同上，第229页）。费尔巴哈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同

上,第241页)。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二是一种逻辑推论。传统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性质上实现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高度结合与统一,完成了“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向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转型,克服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根据这种逻辑阐释,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然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然而,这两个依据并不能充分证明费尔巴哈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首先,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而对唯物主义这一名称产生偏见,不愿意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唯物主义,错误地把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同这种世界观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偏见时,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同上)遗憾的是,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其次,传统教科书把旧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等同,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看作其代表之一。这有悖于恩格斯的原意。实际上,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充盈着大量的辩证法思想。前苏联哲学家爱列斯在其《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问题》中曾指出:“费尔巴哈最先指出,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的辩证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尔后建造唯物辩证法大厦奠定了‘基础’,并且在解决一系列最重大哲学问题中,表现了真正的辩证思维。”(转引自柳布金)不仅如此,传统教科书认为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事实上,他只是反对黑格尔把辩证法拿来描述其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费尔巴哈曾反问:如果辩证法同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背道而驰,那还算什么辩证法?他还说:黑格尔的方法只不过是把历史看作河流,却不去研究水在其上流动的河床。费尔巴哈的思想锋芒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未批判过费尔巴哈不懂辩证法。相反,马克思曾明确肯定“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马克思,第96页),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由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缺乏认识”,他们以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只是体系是保守的,因此,对其辩证法完全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甚至一点也没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同上,第95页)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摒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代之以感性的人与自然。他认为:“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3页)他指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永恒实体,是不以任何精神实体为转移的独立存在,“自然界从何而来呢?它是来自自身”(同上,第355页)。自然界的原因不在他物,而在其本身,“在自然界里也没有什么神来统治,有的只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的法则”(同上,第523页)。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不能永远说人是人生的,地球某种形态是前时期同种形态所造成的,我们最后必然要达到一点,那里我们看到人是从自然界产生出来的”。(同上,第596页)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228页)

马克思把他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曾给予他重要影响、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其他唯物主义的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统统归属于旧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区分为新、旧之别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呢？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呢？

我们知道，旧唯物主义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有正确的方面，即肯定了“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页）。但仅此而已。在马克思看来，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差别既不在于它们对物质相对于意识的本源性的强调上，也不在于客观物质世界是怎么样的理解上，而在于它们对感性世界即作为意识本源而存在的“对象、现实、感性”的把握方式上。

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由于旧唯物主义把实践从人与人的感性世界的关系中排除出去，因此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只能把存在、感性世界看成是直观的对象，而不是看作实践活动的对象。

在《提纲》中，马克思多次论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 [gegenständliche] 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同上）并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同上，第56页）

费尔巴哈强调直观。在他看来，直观是哲学的工具、生活的原则，“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因为只有这个观点给予我们整体性和个别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05页）自然界只是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改造的对象，他曾说：“制造是我可做可不做的行为，是一个有意的、故意的、外在的行为；在制造这个行为中，并不是我最固有、最内在的本质直接参与其中，我并不是同时又是受动的、被动的。与此相反，一个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活动，那是就跟我的本质相同的，对我来说是必然的。精神生产便是这样。”（《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61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批判费尔巴哈只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感性世界和人。对感性世界的理解，费尔巴哈“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由于费尔巴哈“用哲学家的‘眼睛’”，即戴着“用哲学家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因此，“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76页）费尔巴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同上，第76页）他把“对象、现实、感性”与那种先于人的自然界和外在于人的自然界混为一谈。马克思深刻指出：这两种自在自然虽然存在、并始终保持着相对于人的“优先地位”，但这两种自然归根到底是抽象的自然，等于“无”。“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

萄园和别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在此，马克思提醒人们必须注意与现实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那些自然界的形态变迁。对于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过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同上）因此，是实践活动构成了“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不仅使自然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促进了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人的直观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发展。

对人的理解，费尔巴哈也是采用直观的方式。虽然他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同上，第77-78页）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同上，第78页）。比如说，当看到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或当感性直观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费尔巴哈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因为他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力量，没有诉诸感性实践以“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马克思批判指出，如果像费尔巴哈那样，把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寄托于道德理想和说教，把“爱”看成是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这就使他从批判一般唯心主义而又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从直观的观点出发来把握感性世界和人。依靠直观，他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并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囿于直观，使他又重新回到旧唯物主义的阵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他的唯物主义原则本身，在于这种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直观与实践相对立，实践遭到费尔巴哈的鄙视和贬斥。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写到：“人是为了直观世界而生的。理论之立场，就意味着与世界和谐相处……与此相反，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而使实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35页）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它是一种并非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直观。与此相反，理论的直观却是充满喜悦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福乐的直观”。（同上，第235-236页）

实践的观点是新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叫做“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上，第56页）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是其为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84年，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柳布金，1984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辩证法》，载《哲学译丛》第3期。
马克思，2000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鉴传今